第一章

好强型性格的成与败

许多人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归咎于运气，而好强的却相信自己的努力。好强型的人多是主动去寻找成功的机会，他们多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心态，这也是好强型性格的人容易成功的最大原因。

当然，好强型性格的人也有缺点，因为好强所以他们都不甘居人下，不人云亦云，而且会傲慢于他人，在处理关系上容易走极端，多遭人嫉妒，甚至有时很盲目，自以为是。

总而言之，好强型性格的人成功者居多，失败者居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从幕后到前台的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的杰出智慧和好强的个性，丝毫不逊色于她名震四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在美国白宫夫人中，她以强悍、干练而著称。

当这个女人在走出白宫之后，她又一次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且她身上表现的一切使她成为全美国妇女甚至男人们的偶像。

而这一切的成功，只因她有着好强的性格。

希拉里出生在一个严厉的天主教家庭。打从识字起，母亲就叫她读报纸上的股票行情！

有一段时间，希拉里总是受到学校里几个其他女同学的欺负，有一次头发被扯乱了，脸上还被抓了几条血痕，希拉里哭着跑回家，却站在门口不敢进门，她妈妈看了看她那副样子，就口气强硬地对女儿说：“我们家没有胆小鬼，从来都没有！现在，你给我回去，去找那几个该死的家伙，去和她们打，什么时候打赢了什么时候回来！如果永远打不赢就永远不要回

来！”也许母亲的话，对她日后好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希拉里的爸爸对她很严格，小时候的希拉里一直是班上最出色的孩子，每年成绩单下来，希拉里都是惟一的全A学生，但她从未得到父亲的赞美，所以为了赢得父亲的称赞，她必须十二分的努力。可是，她父亲每一次拿到希拉里满堂红的成绩单时，老头子就冷淡地说：“看来你上的是一所不太严格的学校。”

希拉里的世界里，没有赞赏与温情，只有鞭策与压力，所以她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永不言败，永不知足，永远好强不甘落后，永远冷静地对待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

后来，希拉里的父母把她送到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

在全美国高收费的女子学院中，威尔斯利堪称是高中之高，它既是艺术学院，也可以说是镀金之地，因为该校师生在学识方面的声誉远远不及他们有钱有势的背景更引人注目。

为了能在这里深造，威尔斯利的学生们一般要交比上普林斯顿或哈佛更昂贵的学杂费。

那时的希拉里觉得“学校生活丰富多彩，与自己所想像的非常接近”。她后来对一位记者说，“开始三个月都小心翼翼，”虽然当时其他人都认为她是个热心、合格的新生，“很快就加入到校内的共和党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坐着喝茶。”她母亲对一位朋友说：“我曾为她担心，但毫无疑问，希拉里适应了威尔斯利，她参加俱乐部，很快就活跃起来。”

希拉里的一位同学说：“校园里最流行的社交活动就是喝茶……加上一两块糖。”每到周末，威尔斯利的女孩子们都逃

离拥挤的校舍，乘波士顿的区间火车到哈佛广场。“希拉里一开始就加入了这一行列。”

1966年到1967年，希拉里正读大学二年级，当时的越战升级、民权运动新的动向已在其他校园里初露端倪。希拉里与其他同学、包括一些后来入校的黑人女生一起，鼓动黑人参加各种活动。当时，对于一位女性来说，其好强性也可见一斑了。

后来，希拉里作为一名学生议员，成为60年代校园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她们抗议学校一直以来的夜间熄灯和鸣钟制，要求减少课业负担，支持不留级制度，甚至要求废除威尔斯利百年来不许男生进出女生宿舍的禁令。

对校方和女生来说，这种活动并不是一种羞辱，而是温和有序的改革活动，远不能与全国其他校园内暴力充斥的动乱同日而语，但在风平浪静的威尔斯利校园，希拉里的举动就显得格外大胆。60年代的学潮只是为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温和改革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她的改革旨在改变不再适用的条条框框，对最基本的权力结构则没有任何威胁。

大学低年级时，希拉里就是学生组织的领袖，她看上去严肃认真，但不带书卷气。在学生与校方日趋增多的摩擦中，她是一个调和者，她曾主持过校内的一次会议，会上关于种族隔离的看法模棱两可，被黑人学生称为威尔斯利的“隐秘的御用政治”。后来，她又成为黑人女生社团与校方之间的调和人。她的同学说：“她有一种在不同学生团体间起沟通作用的才能……她力图使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她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角色并非常珍惜，“希拉里不会对任何一次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议说‘不’，让那些繁文缛节见鬼去吧，她总会从天而降的。”

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对她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表示不解。除了她对校内事务的管理能力和积极参与之外，朋友们注意到她在大学里最后两年的变化：她越来越多地参加威尔斯利以外的社会活动，政治观念很快从共和党转变成民主党的。

忙碌之余，她自愿去波士顿破落的罗克伯里贫民区教黑人孩子们读书，后来又到一家新办报社帮忙。

作为一个青年共和党人，她喜欢强有力的复仇者，像共和党谦卑的尼尔森、洛克菲勒或纽约州代表约翰·林，而不是更保守的对手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1967年到1968年，随着反越战情绪高涨，她和其他学生一起支持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参议员挑战林登·约翰逊。

在威尔斯利的最后一年，希拉里的公众形象很有光彩，个人生活却不宁静。她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继续扮演校园协调者的角色，许多人都认为她在各方面都非常“投入”。她喜欢变革，但从不走极端，认为现状压抑人而且无用，但她从不被现状激怒。

大学毕业时的最后几个月，她都在找“工作”。班里的许多人只是想着结婚和家庭，但“威尔斯利盛行的女权主义……使希拉里决定从事法律工作。”在与一位傲慢的、有着鲜明的性别歧视观念的哈佛法律系教授有过接触之后，她就决定去耶鲁的法学院深造。

1969年夏天，比尔·克林顿还在温泉城为逃避兵役而忐忑不安时，希拉里又开始了她毕业后马不停蹄的单骑闯荡。

为了躲避帕克里奇湿热的夏天，她决定去阿拉斯加谋取一份工作——她选择搭免费车去的举动令全家人和朋友大为吃惊。在那里，她在一家罐头厂找了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解雇了，因为她认真地对老板说，他们提供给食品商店的鱼罐头好像已经腐烂。她对一位朋友说：“那些鱼都变黑了，已开始腐烂。可是我想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朋友们都觉得她从西北回来后，带回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显得很有自信。

同年秋天，当克林顿带着他缓期服兵役的证明回到牛津等待机会时，她已自信地跨入耶鲁校内，成为法学院少数的几位女性之一。

作为一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希拉里有意穿得很朴素，决不出风头，只是有时带几分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的色彩。正是在那里，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议会工作人员和对她未来丈夫的政治崛起将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人物，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黑人选民登记代理人弗农·乔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23年后，他成为大公司的游说者，并主持了比尔·克林顿的权力交接仪式。

1970年秋天，法学院的新生们又开始聚集在纽黑文。

其中有一个絮絮叨叨的男生显得格外出众，他来自阿肯色州，留着络腮胡，大谈一个叫霍普的地方的西瓜是如何鲜甜可口。这人就是比尔·克林顿。

后来，她们终于结了婚，成为了夫妇，当克林顿成为美国的总统时，这位女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第一夫人”。

作为第一位职业女性入主白宫第一夫人宝座，希拉里曾经

因为强悍、干练而一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受大众欢迎的第一夫人。自从莱温斯基事件曝光后，希拉里变得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倒又赢回了选民们的同情和支持。希拉里虽然历经磨难，但凭着自己卓越的才能和好强的个性，在那个基本属于男人的政坛中脱颖而出。

当希拉里以为年轻时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可以实现的时候，白水门、差旅门、档案门，一起起莫名的案子整得她喘不过气来。

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极大一部分美国人认为第一夫人是个撒谎的女人。他们相信她为了发财，也为了让她的朋友们富裕起来，做过违法的事情，并且为了她丈夫的政治生涯，为了满足她自己的政治野心，什么都干得出来。对他们说来，她是个营私舞弊的伪君子。结果， 1996年1月26日，历史上第一位带着个人职业进入白宫的第一夫人便成了第一位被传唤出庭面对大陪审团的第一夫人。就在希拉里爬上通往审判庭的台阶时，有51%的美国人声称他们反对她。这又是一个“第一”：她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第一夫人。

这种重大的失败，在克林顿上台后她已经经历过几次了。1993年，希拉里列席内阁会议和政治策略讨论会，参与职务任命和选定司法部长。这种情况让一部分人气疯了，他们信不过未经选举委任的内阁成员。当希拉里投身于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时，这种恐惧更是变本加厉。她和几位神秘的专家于暗中悄悄进行，企图完成一个长达1342页的计划，低劣的构想弄得非常复杂，自相矛盾，使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公众舆论要把希拉

里逐出白宫西翼的总统办公室，打入白宫右翼转而从事家务：人们责备她使克林顿名誉扫地。因此希拉里被套上了笼头，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退居二线。在政治方面，人们不准她发表意见，只能就青少年和家庭问题说说话。

直至她发表教育论文《动员全村》，国人才让她在聚光灯下再度稍稍露面，而当她出访世界各国，就妇女儿童的权益说些好话、做些好事的时候，国内的那些人仍紧锁双眉密切关系。最后，她终于得以走出禁宫，条件是，她必须遵循国风民俗。她同意了。这个女人掀起了保护儿童、反对烟草和禁止青少年性行为等运动。

1998年，就在总统和白宫年轻的女实习生之间维持了一年半的暧昧关系被炒得红红火火、黄色细节越传越多的当儿，希拉里从死灰中复活了。她不再是个盛气凌人的悍妇，而成了受到伤害的妻子。她脸上带着逆来顺受和痛苦的痕迹，过去抛弃她的女选民、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当了母亲的家庭主妇，突然向她张开双臂表示欢迎。她第一次被她的女支持者们算作自己人，这些支持者中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比有文凭的女人多得多。接着，当她忠心耿耿地站在丈夫一边，声明对他的爱和支持时，为此对她咒骂不已的上了年纪的男人也哑然了。苛刻的美国人开始欣赏希拉里沉默的尊严。他们赞扬她不以受害者自居。他们把她对克林顿的忠诚理解为三思后的选择，是对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得不做出的不可靠选择的辩解。希拉里这辈子第一次成了“众家夫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希拉里变了，1998年的她和1992 年的

她是同一个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由美国几个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有雄才大略的职业女性。她的能力早已在一家享有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得到承认，人们认为她政治上的见识不亚于她丈夫。

希拉里当选纽约州的参议员的胜利来之不易，她原本不是纽约州人，2002年初才在那里一个富人居住区买下一座住房，成为纽约州人。那么，希拉里缘何取胜？首先，希拉里提出了关心老人、儿童及妇女的福利政策，赢得了民心。其次，希拉里确实是一个能干的女性，她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之一的耶鲁大学，在从事律师职业中，她被评为美国100名最佳律师之一，她的收入甚至比作为总统的丈夫高得多，这给选民一个良好的印象。第三，她采取了明智的竞选策略。针对对手拉齐奥在所有场合特别在电视辩论上的猛烈攻击，她总是满脸笑容，总是客观地阐明自己的政策。这大概是拉齐奥始料未及的。希拉里作为女性参选，以及在女性选民中所作的努力，也大大增加了她的得票率，在选举中，她赢得了女性选民中61%的选票。不仅如此，希拉里还赢得了 90%的黑人选票，以及西班牙裔选民中的80%的选票。

在美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平民百姓，都知道希拉里在纽约州竞选参议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雄心勃勃的希拉里，这不过是一个跳板，她的眼光早已落在丈夫即将离开的美国总统宝座上了。而且，希拉里从未掩饰她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的愿望。她虽然表示在6年内将首先关注履行参议员职务，但并没有排除在6年后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人们预计，她完全可

以在2008年，甚至2012年她65岁时竞选总统。

1995年，希拉里访问中国时，听说中国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女皇武则天曾经统治中国45年，她连声表示惊讶和赞叹。人们有理由相信，希拉里可能会成为美国开国200多年来第一位女总统。希拉里依然将钢铁如故，从前如此，今后也不会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好强而不用聪明人的“独裁者”——堤义明

在日本，有一个好强的企业家，他在管理上独树一帜，别人的企业是大力提拔聪明人，而他却恰恰相反，他善用权力集中主义的管理方法。

他时常说：“我是集团的惟一当权人，除我以外，西武集团没有第二个老板。”从他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堤义明属典型的好强型的性格。

堤义明好强的性格从他的管理风格中可以看出：他对待部下极为严格，要求他们上进，但是不愿看到手下有超过他的行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相当优秀的，要想超过他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西武的酒店里，流传着一句话，说凡是扫地捡垃圾的，都是负责人，而不是什么勤杂工。堤义明本人肯定这是事实，而且为此骄傲。他的愿望，就是西武所有员工，包括企业的负责人，都把自己看做是一名普通职员，而把他奉为惟一服务与

服从的对象和精神上的领袖。

在管理上，西武实行的是绝对的权力集中制，也就是说，整个集团的事务由堤义明一人决定，而各企业的事务则由一名指定的负责人决定。堤义明从不在下属中间搞权力平衡，而是采取一线到底的权力划分方式，不采用迂回路线。

他从不与主要负责人以外的其他干部接触，也不接受越级申诉。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下属之间的争权夺利、结党营私，使企业运转保持高效率。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做不近人情，因为堤义明甚至对那些在次要位置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部下也置之不理。西武的棒球队西武狮子队教练广冈，就曾对堤义明颇有怨言。

狮子队本是一支不起眼的球队，堤义明买下它之后，仍交给原来的领队宫本睦夫负责。宫本则推荐广冈担任教练。从那以后，西武狮子队以黑马的姿态冲上赛坛，连续打败素有职业棒坛盟主之称的读卖巨人队，两次获得捧球联赛的冠军。这当然应主要归功于广冈。但在广冈担任教练的3年时间里，他只见过堤义明3次，每次都不超过5分钟，其中一次还是在庆功会上许多人在一起时。

堤义明的这种冷淡态度，与一般职业棒球队老板对教练宠爱有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广冈抱怨堤义明对自己过于轻视，固然是事出有因，其实是由于不了解堤义明的领导方式。堤义明把狮子棒球队看成是自己事业的一部分，通过它来出售棒球场门票、推销狮子形象的纪念品，为西武企业做宣传。因此，他对球队的管

理，也采取那种“把大权交给一个人，然后对他发号施令”的方式。因此，他任命西武铁道总务部长来负责球队事务，由这位部长向领队宫本传达指示。而广网则听命于宫本，负责球队的训练工作。在这个体系中，不同层次的人各司其职、各有其权，并对自己的工作负全部责任。

因此，虽然广网是一位明星级教练，但他对球队的管理并没有很大的发言权。在西武企业内部，他只是一个中层职员，与他同一级别的还有好几百人。在堤义明看来，他不可能与这几百人都一一谈话加以关怀，广网也不例外。广网的出色成绩换来了高额薪酬，这就足够了。堤义明绝不会打乱他自己的管理体系，越过总务部长、领队而对这位教练另加眷顾。

堤义明对下属这样严格而苛刻，却仍能得到他们的爱戴和忠诚，有些企业家甚至羡慕地说像堤义明这样得到百分之百员工支持的老板真是幸福。的确，西武集团内部没有劳资纠纷。偶尔有小规模的罢工，也是服从私营铁道总职工会的决定，并非针对堤义明。

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堤义明从不以资本家自居，从不将自己与员工对立起来。整个西武企业，包括他间接控制的西武百货公司，共有10万名职工，他们的家属也有40万人。如果加上那些依靠西武生存的企业的职工，那么，由西武集团提供生活来源的人就有七八十万之多。

对堤义明来说，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他将这个庞大的群体看成是一个大家族，而自己则是这个家族的家长。他为全体员工的利益承担义务，也要求所有员工为西武而任劳任怨地工

作。

也是基于这种认识，西武员工才对他们的老板抱有感激之心。有这样一件轶事：

1976年，身为日本体育协会副会长的堤义明，代表体协到奥地利出席冬季奥运会，并顺便考察欧洲各地的观光旅游事业。当一群国土计划公司的职员送他登上飞机之后，有人开玩笑地建议，为祈求上天保佑老板旅途愉快平安，请大家都自动不吸烟。

这本是无意之言，但第2天，人事部做了意见调查，发现全体职工无一反对，便立即订出不再吸烟的公司条例。于是，第3天，国土计划公司的办公室里再也找不到吞云吐雾的职员了。到第4天，连接待外访客的贵宾室里的烟灰缸都失踪了。这家公司成为日本第一家全体职员及来客均不吸烟的企业。

堤义明出访归来知道此事，便召集各部门主管人叮嘱说：“既然是大家的决心，我认为是公司内部团结一致的表现，值得维持下去。不过，如果是你们只想讨好我，用高压手段禁止职员吸烟，那是错的，就应当立即取消这条规矩。”

由于国土计划公司职员的自觉坚持，这条规则至今还保持着。堤义明常将自己与职员的关系比成船和水。凭着他对员工利益的维护，他成为一艘平稳航行的船，10万员工就是他的海洋。

堤义明的用人之道也是独特的。他的这种独特，从根本上也源于对西武企业负全责的态度。他不给自己犯错误的机会。因为自己的偶然不慎，会破坏整个集团的正常运作，连带到成

千上万人的生活。因此，堤义明在长期领导生涯中形成了一套不落俗套而行之有效的用人哲学，擢拔出一大批有用之才为他保驾护航。

他的父亲堤康次郎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曾在日本企业界引起纷纷议论：“聪明人往往自大而自私！”

堤义明也这样认为。因此，他公开标榜，自己不用聪明人。这里所谓的聪明人，专指那些有某些过人之处，却也有太多的欲望和野心的人。在堤义明看来，这种人的内心会受到虚荣的腐蚀，在企业群体中制造不安定情绪，对其他员工的信心有直接的破坏作用，最终可能会形成一股妨碍企业的阻力。重用这样的人，就等于是在冒风险。

而且，在某个时期曾有所贡献的人，一旦产生自满情绪，便会放弃自我修养，成为落伍者，还自认为胜人一筹。这样的事情随处可见。因此，堤义明宁可从几人中启用诚实而又肯不断努力充实自己的人担任重要职务。

不那么聪明的人，能胜任较重要的工作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一定会怀着感激之心去竭尽全力的。另外，堤义明也不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他认为，一个职员如果能够尽职尽责，忠实地执行上级部门的指示，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伤内之事。如果每个职员都能如此，公司自然会稳定健康地发展。相反，如果对职员要求过高，会妨碍企业的正常发展。

至于那些突破性、创造性的工作，堤义明习惯于邀请公司外部的一流专家来做。这首先是出于对专家的信任。像他为之骄傲的新高轮王子大饭店、赤坂王子饭店，就重金聘请了著名

艺术家村野藤吾、几下健三来担任设计。如果由西武企业内部的建筑设计部门来做，无论如何也不会那么成功。另外，这些专家与西武之间只存在暂时的契约关系，为他们付出的酬金再高，也是一次性的，对企业来说，仍然很合算。

堤义明用人的第二条原则，就是看重职员的个人生活是否严肃负责。本来，一个人怎样安排他的个人生活，完全是本人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堤义明却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对家庭尽责、恪守道德的人，才会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忠于企业。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提拔。

因此，堤义明公开说：一些未经父母同意而结婚的人，在他的公司里不会有很多机会。如果他要提拔一个人担任高层主管，一定要先见见这人的太太；如果要让某人进入董事会，那就连他的孩子也要观察了。他信任的人，都是些好丈夫好父亲。

堤义明的这套做法，被很多人看成是过于保守的表现。但堤义明反对西方人自由化的生活观念和管理观念，而看重东方传统的家庭团结的力量，并期望他的职员能把这种力量从小家庭带到公司这个大家庭里来。

而且，堤义明本人就体会过紊乱的婚姻关系带来的痛苦。这也是他对父亲一生的惟一持否定态度的一点。

堤义明在父亲生前，得到父亲同意，跟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儿由利来往，并在1966年3月结婚。这桩婚事成了日本60年代后期的社会大盛事之一。出席婚礼的1500位贵宾中，有政府首长、各政党领袖、企业精英、文化名人和外国大使，除天皇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